

往事如昨

哥哥们的脊背

美丽

老家有个旧俗：大年初二，必是走亲访友的日子。我们家平日里常来常往的至亲不多，拢共三处——大姑家、二姑家，还有舅舅家。家中二哥生来伶俐讨喜，每年走亲戚，他都独自去两位姑姑家串门，每到一家还能小住几日。而我、大哥、三哥，便无缘这般好去处，年年如此。我们兄妹三人只被准许去一处——舅舅家。

早年乡间出行，全靠双脚跋涉。每逢初二清早，天还未亮透，薄雾蒙蒙，兄妹四人便挎上母亲用大花红包袱细心包裹好的筐箩，里面装着走亲用的枣饽饽、莲子等面食，另有一斤青岛饼干，或是一瓶老烧酒，早早动身，翻山越岭，徒步十几里崎岖山路。冬日山野清寒空旷，满目褐黄色枯草衔接着灰蓝的远天，但乡间小路上尽是挈妇将雏、结伴赶路的乡人，人影络绎不绝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弥漫着年节独有的烟火暖意与欢喜。

那时的冬日格外苦寒。山风凛冽呼啸，刮在脸上如细针刺入肌骨。即便戴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就的厚棉手套、千层底棉鞋，山野寒气依旧无孔不入，走不多远，手脚便冻得麻木僵硬，渐渐失了知觉。我年纪最小，身形单薄，山路坎坷难行，没走多久便气喘吁吁、筋疲力尽，再也迈不动步子。每每这时，我便蹲在原地撒娇耍赖，任凭哥哥们好言哄劝，许诺压岁钱，我也不肯起身。

大哥性子最软，嘴上一边念叨：“下次再也不带你了，来年说什么都不带你！”话音未落，人已经俯身蹲下，我便顺势爬上他的脊背，小手紧紧环住他的脖颈，心底早已欢喜不已……山路漫漫，路途遥远，哥哥们也都疲惫，便轮流背着我。从大哥宽厚的脊背换到三哥肩头，再从三哥背上，换回大哥温暖的怀里。

趴在哥哥们的脊背上，听山间风声呼啸，望远处苍茫连绵的群山，耳畔是他们粗重却沉稳的呼吸，心间满是安稳与踏实。

有一年腊月，天降暴雪，连绵几日止，到了大年初二依旧风雪交加。漫天雪片如撕碎的棉絮，纷纷扬扬漫撒天地，世间万物尽被茫茫白色吞没。母亲望着窗外风雪，眉头微蹙，轻声叹道：“这雪下得这么大，要不今年就不去了……”

母亲话音未落，舅舅家表姐妹热切的脸庞便浮上我心头，还有舅妈备好的热乎枣饽饽、那一碗鲜香滚烫的胶东手擀面，全是我盼了整整一年的念想。大哥紧了紧身上的棉袄，笃定开口：“走，不怕。”

三哥一言不发，转身去厢房寻来粗麻绳，细心地将我们的棉鞋鞋口扎紧，又在鞋底缠了几圈，以防雪地打滑。我被母亲裹得严严实实，像一只圆滚滚的小棉球，戴着带耳护的狗皮棉帽，厚厚的白纱布口罩……整张脸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。

踏出户外，积雪早已没过膝盖。大哥走在最前方蹚雪开路，每一步深陷雪中，再艰难拔出，身后留下一个个深深的雪坑。三哥牵着我，叮嘱我踩着他的脚印前行。可没走多远，裤腿便被雪水浸透，沉重下坠，双腿如同灌了铅。更凶险的是，积雪之下是地面冻硬的冰壳，我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进雪窝，口罩脱落，满嘴皆是冰冷的雪沫。起身时，雪钻进手套、衣领，刺骨寒意顺着脖颈蔓延全身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，泪水刚滑落脸颊，便瞬间凝成冰珠。

大哥闻声回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将肩上包袱递给三哥，折返到我身前，默默蹲下。此时他的棉袄后背早已被雪水润湿大片，肩头落满厚雪。我抽噎着趴上他的背，小手从他腋下穿过，十指紧扣抵在他心口。隔着湿冷厚重的棉衣，他沉稳有力的心跳清晰传来，咚咚作响。

风雪愈发猛烈，寒风裹着雪粒迎面扑打，刮得人难以睁眼。大哥背着我，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前行，积雪没过小腿，每一次抬脚踏脚，鞋底与雪粒摩擦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冷冽又沉重。他口中呼出的白雾缕缕飘散在我耳畔，脖颈青筋微凸，汗珠混着融化的雪水，顺着鬓角缓缓滑落。

伏在他背上，我能清晰感知他脊背的每一次起伏，感受他为稳住身形而细微调整的肩背力道，甚至能察觉棉衣之下，肌肉隐忍的酸胀与微微颤抖。

约莫走出二里路，便要翻越一道小山梁。山坡上的积雪被寒风旋成悬空的雪檐，一脚踩下便深陷至大腿根部。大哥向上攀爬两步，脚下突然打滑，身子猛地倾斜，眼看便要带着我一同滚落。危急时刻，他硬生生屈膝跪进积雪里，一只手撑住冰面，另一只手向后紧紧护住我的后背。

我听见他一声低沉的闷哼，膝盖重重磕在坚硬冰壳上，定然早已青紫一片，疼痛难忍。三哥急忙上前搀扶，他却抬手阻拦，先侧头轻声问我：“摔着没？”我轻轻摇头，他才借着三哥的力气缓缓起身，膝盖处的棉裤已然磨破，内里旧棉花外翻出来。

“大哥，换我背一会儿。”三哥开口说道。

大哥没有应声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才缓缓蹲下，小心地将我换到三哥背上。换位的刹那，我望见大哥摘下棉手套用力搓手，指关节已然冻得通红发紫，像刚从冰水中捞起的红萝卜。我心底骤然一酸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头，半句也说不出口。

三哥的脊背单薄狭窄，脊梁微微硌着我的下巴。可他走得沉稳踏实，一步一顿，像一头沉默温顺的小牛犊。我脸颊贴着他的后颈，鼻尖萦绕着棉袄上熟悉的烟火气息，混着雪花清冽的寒凉。

就这样，大哥与三哥轮番背着我，在没膝深的暴雪之中，跋涉了将近一个上午。翻过山梁往下走时，

风雪渐小，舅舅村口那棵老槐树的身影，终于从茫茫雪幕中显露出来。

大哥长长舒出一口气，白雾飘散很远，转头对着三哥微微一笑：“到了。”

那抹满心欢喜的笑容里，裹挟着汗水与霜雪，藏着满身疲惫，更藏着一份不言不语、默默守护的欣慰与心安。

三

一到舅舅家，舅妈连忙将我们迎进屋内，心疼地拍落满身积雪，往灶膛添柴生火。哥哥们湿透的棉鞋并排靠在灶边，融雪晕开深色水渍；冻硬的棉裤挂在椅上，僵硬挺立，仿若卸下的厚重铠甲。大哥膝盖上大片青紫清晰可见，三哥脚后跟磨破渗血，二人却浑不在意。我们和表哥表姐嬉笑着爬进热乎乎大炕上的棉被里，整个屋里都弥漫着孩子们久别重逢的亲情与暖意……

归家时，风雪已停，月光洒满雪地，亮如白昼。大哥与三哥依旧轮流背着我，踩着月光与影子往家走。我伏在大哥背上，脸颊埋进他温暖的衣领，棉絮的质朴、汗水的温热、冰雪的清冽，交织相融，成了我整个童年里，最安心、最难忘的气息。走着走着，我渐渐困倦睡去，朦胧之中，听见大哥低声叮嘱三哥：“走慢些，别颠着小妹。”

后来，这段踏雪赶路的往事，成了哥哥们年年正月闲谈的趣事。他们总笑着打趣我，说我是小秋妞，甩不掉的小拖油瓶……每每说起，我们都眉飞色舞、开怀大笑，仿佛那一路艰辛跋涉，不过是一场畅快热闹的冒险。

那时年少懵懂的我，并未读懂兄长玩笑之下深藏的迁就与疼爱，不懂他们将一路的寒冷、疲惫、伤痛尽数默默咽下，只化作随口闲谈的趣事。我只牢牢记得那刺骨寒风，那漫漫山路，还有那始终稳稳托着我、从未放下的温暖脊背。

再后来，家里有了自行车。母亲在车后座铺好旧棉毯，哥哥们便骑车带我去舅舅家。寒风依旧从耳畔呼啸而过，不多时手脚依旧会冻僵，脸颊被风吹得通红，可我缩在哥哥宽厚的身后，狂风便被尽数遮挡。他弓着腰奋力蹬车，棉袄后背鼓胀起来，宛如迎风的船帆。我将手伸进他温暖的衣兜，贴着他温热的后腰，那一处暖意，便是世间最暖的炉火。

去往舅舅家的路，从徒步跋涉变为车轮辗转，从兄长脊背变为单车后座，岁月更迭，路途变换，可那份被兄长细心守护、妥帖安放的安稳，从未有过半分改变。

光阴流转，数十年匆匆而过。昔日意气风发的哥哥们，早已鬓染霜华，脊背不再挺拔。可每当望见二人并肩走在前方的背影，脑海中浮现的，依旧是那年茫茫大雪里，两位少年轮番背着小妹，一步一艰，蹚过深雪，翻越皑皑山梁的模样……

收拾旧物件

战军

壁橱里的旧物件，大都是前辈生前珍爱的东西。

一架破旧的收音机，早就成了老古董，却颇有纪念意义。那年，新中国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，正在播放《东方红》乐曲。父亲在上海出差，为了收听“来自天上的乐曲”，他想尽办法买到了这台收音机。从此以后，这台收音机成为全家的宝，家人用它收听刘兰芳的《说岳全传》，收听侯宝林的相声《喇叭声声》，百听不厌。

过去手工艺工种可吃香了，好多家庭也必备些相关工具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母亲是个精打细算的人，到处划拉工具，双头呆扳手、内六角扳手、轮扳手、板牙扳手、尖嘴钳、老虎钳、网线钳、钢锯……有了这些工具，家里什么东西坏了，可以自己修理，不必花钱买新的。如今，这些工具还堆在那里。母亲那时一心叫我学维修，希望能够用来糊口，而我却不争气，至今想来挺遗憾的。

好几架算盘被磨得只剩下裸露的木质花纹了。最老的一个算盘从爷爷就开始用，爷爷做买卖的时候，就是用它算账的。爷爷买卖货物，都是心算和珠算结合，过去是十六进制，爷爷特别会心算，当称好斤两后，价钱随口就出来了。如果人家不相信，爷爷就会拿出算盘，仔细再算一遍给人家看，结果分文不差。受爷爷影响，爸爸的算盘技术也是顶呱呱的，可是到了我这一代，算盘基本就失传了。

一台可折叠老式缝纫机静静靠在壁橱内侧，从奶奶那时就开始有它了。我至今记得奶奶在昏暗灯光下，认真穿针引线的情景。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我上学的时候，同学大多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奶奶和妈妈的针线活都得依赖这台缝纫机。如今虽然它也失业了，但保管得好，至今还锃光瓦亮的，依然可以用。

爷爷用的杆秤，上面的准星依然清晰。一个小台秤，失去用武之地，被拆成零部件堆在旮旯里。加上一大堆电子秤，这些秤堪称一座计量集合。我想起爷爷为生计终日奔波的身影，想起妈妈守着菜摊卖菜的日子，想起侄女为计量小件物品而买的大小电子秤，这些回忆串联起来，是一部完整的影片。

旧物件，当然少不了锅、碗、瓢、盆、蒜臼子等。蒜臼子从奶奶时就在用，上面还有焯过的痕迹，于是格外珍惜。在壁橱的旮旯里，居然还有母亲包裹的不少石头。有母亲在旧货市场买的奇石，上面有逼真的山水画。母亲爱石，赶海时看到花纹漂亮的鹅卵石，总会捡几颗回来，按照图案模样起了很好听的名字，状如雪花的叫雪花石，雨滴形状的叫春雨石，状如树叶的叫叶子石，还凑齐了十二生肖的动物。如今打开包裹看来，还是那么鲜活生动。

时光都被凝固在这些老物件里，每翻看一个老物件，有的恍如昨日，有的清新依旧，它们构成了我平凡却唯一的人生体验。